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DR. STRANGELOVE

PETER GEORGE



奇爱博士

或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炸弹

[英] 彼得·乔治 著
严华荣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英]彼得·乔治 — 著 严华荣 — 译

奇爱博士

或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炸弹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奇爱博士 / (英) 乔治著; 严华容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8

ISBN 978-7-5699-0930-2

I. ①奇… II. ①乔… ②严…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1490 号

Peter George

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奇爱博士

作 者 | [英] 彼得·乔治

译 者 | 严华容

出 版 人 | 杨红卫

统筹监制 | 王 水

策划编辑 | 黄思远

责任编辑 | 王 水 黄思远

封面设计 | 林衍竹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电话: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7.5

字 数 | 20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930-2

定 价 |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DR. STRANGELOVE

OR :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PETER GEORGE

英国传奇作家彼得·乔治的作品《奇爱博士》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描述了一场灾难性的现代噩梦。1964年，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同名经典影片就是由本书改编。小说最初出版时，前苏联刚刚进入太空时代，彼得·乔治的小说正是那时人们对时局的担忧与疑虑的产物。

在《奇爱博士》一书中，彼得·乔治对当时美苏两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核竞赛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感之情。乔治曾是一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在创作本书时态度十分严肃，最初给本书取名为《红色警戒》(*Red Alert*)，并在英国出版，获得成功。彼得·乔治是一位悲观主义者，整个创作生涯都在撰写世界末日题材的作品，1966年，他自杀离世。

1963年2月27日，本书作者彼得·乔治写给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信：

亲爱的斯坦利，

这封信是我在咱们第一通电话挂断后写的，本来要给你打第二通电话，但我觉得还是把要跟你说的话写下来比较好，这样这些话就能作为永久的信息留存下来（嘴上说的话常常转瞬即忘）。

咱们谈完后，我又联络了曾经共事过的同事，而他们反过来也询问了我一些问题，都是关于我们一直在谈论的那个话题。我这里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一位在航天通讯机构里身居要职的朋友。基于他和另一位专家的意见，我深信，想要召回机群，除了使用CRM114这类装置以外别无他法。

这一点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因为自打我开始着手写作这本书时，这就成了我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当时的我待在部队里，里面有许多高级通讯官员和专家，还记得那时候，我总是和他们深入地讨论这个话题呢。这么久了，我的立场仍然没有变。

因此，在我看来，要召回机群，除了运用一些机械装置外，别的法子都是行不通的。而且，也没有比使用CRM114更好的办法了。

当然，我并没有写出这些专家的名字——原因你懂。

祝好

另外，打字员把 STRANGELOVE（奇爱）的德语译名打错了。我为此困惑了许久，所以昨天打电话给克里斯蒂娜，她很友好地告诉了我正确的德语译名，是 MERKWURDICHLIEBE。我的天啊，德语真是要人命。

献给强尼和乔

第一章

“阿拉巴马安琪尔号”

格林尼治时间：9:45

莫斯科时间：12:45

华盛顿时间：5:45

在飞离得克萨斯州索诺拉北部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基地十四个小时后，最难熬的时期过去了。“阿拉巴马安琪尔号”现正朝着最后一个转折站驶去。任务前期，时间还过得慢腾腾的，叫人百无聊赖、坐立不安。此刻，却似乎紧打紧催地赶起了步子，使得队员们不禁期盼起了接下来即将在英国基地里度过的两个月。很快，就会有温热的食物和舒适的床铺了。

这是一场漫长而艰巨的飞行。“阿拉巴马安琪尔号”朝着索诺

拉的正北方向行驶，经过长途跋涉，在几小时后，她飞过了巴芬岛^①，与一架空中加油机会合衔接。从油箱内深深抽了一口气后，这架 B-52 洲际轰炸机又匆匆驶往格陵兰岛东北海岸与尔根群岛之间的冰荒原野，赶着奔赴自己的第二场空中对接。

在那里，也有一架 KC-135 加油机在耐心等待她的到来，准备为她那八个焦渴的引擎灌入新的燃料。她就快到达最后的转折站了，到时油箱又会被加得满满的，看起来，无论上级指派她飞往苏联境内的哪个目的地，都不会有后顾之忧，算上之后返回美国基地的距离，油量也都绰绰有余。

但那是战时才有的情况，而如今是平时时期。箭头状的“阿拉巴马安琪尔号”只需在抵达最后一个转折站——战略空军司令部称之为 x 站点——后，避开苏联的军事要地，飞往他们在英国的基地即可。“阿拉巴马安琪尔号”所在的飞行联队正要轮换到那里，暂时停留一段时间。

十四个小时前，第 843 飞行队的三十二架轰炸机全部离开了索诺拉。和“阿拉巴马安琪尔号”一样，它们此时离各自的 x 站点都只有一百英里左右的距离。“阿拉巴马安琪尔号”的 x 站点为熊岛，是巴伦支海上挪威北端与斯瓦尔巴特群岛中间的一块巴

① 加拿大第一大岛，位于加拿大东北部的北极地区。

掌之地。其他轰炸机的 × 站点则散落各处，有的在北冰洋的施密特岛，有的在波斯湾的巴林岛等地。从地缘层次上讲，所有站点只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离散布在苏联各地那些至关重要的军事重地，只有两小时左右的航程。

在“阿拉巴马安琪尔号”越发接近 × 站点时，舱内的气氛开始明朗起来。前几个小时里，人们的谈话还仅限于必要的设备操作，以确保这架八缸喷气式轰炸机能够正常飞行；现在就变得随意些了。领航员忙碌地规划着最后的航线。不久，他们就要驶上最后的一段路途，先前数小时的枯燥乏味都会在对未来的憧憬中搁浅。要知道，上次在英国的经历可仍然让他们记忆犹新呢。

按照政策规定，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基地里的所有飞行联队都要定期在国内基地和国外基地之间交替执勤。正因如此，轰炸机上的成员们早已习惯了在不同的气候状况和机场环境中操纵系统。这样的安排对已婚男性来说无疑是残忍的，却又是加入精英队伍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过单身的空军们对此倒都欢喜得很。

“阿拉巴马安琪尔号”上的所有成员都还未婚，是整支飞行联队中最年轻的队伍，平均年龄仅二十三岁。在国内，模拟飞行任务和防御破口侦查训练已经叫他们分身乏术，加上每隔三四个月，所在的飞行联队就要轮换到海外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基地执勤，所以，对于谈情说爱和谈婚论嫁这等事，他们还真没有多少时间。

而绝大部分机员也都沉浸在游历的快乐中，飞欧洲，在沃思堡做短暂的停留，偶尔去去达拉斯，所以并不太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发愁。但机长克林特·布朗却不这么想。此时的他正忙得不可开交。

布朗是机上的老大哥，二十六岁，正处于成熟男人的阶段。他高大魁梧，一头金发，言谈举止沉缓不慌，为人处世温和冷静，属于典型的稳重人格。这也恰好说明了为什么即便他比 B-52 飞行员的平均年龄小三岁，却能受命指挥驾驶一架价值三百万美元、重达一百八十吨的轰炸机。他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多森市，但在加入空军前，几乎一直生活在辛辛那提，所以并没有南方口音。

布朗看了看手表。起飞前，他将它设置成了格林尼治时间。当运动的速度与地球自转的速率相近，方向又相反时，时间是很容易让人感到困惑的。格林尼治时间不仅对导航至关重要，还能充作中央时区。以它为参考，就可以轻松计算出当地的时间。“斯坦，该转向了，是不是？”他问道。

二十三岁的“阿拉巴马安琪尔号”领航员斯坦利·F. 安德森中尉将手中的铅笔搁在图表上，“还有十三分钟转向。新方位为二二零，大约 12:30 能到达莱肯希思^①。”

布朗笑道：“呵呵，怕是几个小时吧？兄弟们，你们觉得呢？”

① 英国城市。

“傻瓜们，”趁着对讲机另一头尚未响起嘲弄的嚎叫声——有时他预测完抵达时间后，大家就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安德森赶紧插了一句，“你们说说，我有哪一次预测误差超过五分钟的？”这是他一贯的回复。他自认同僚们无法给出确凿的答案，但他们还是一针见血地予以了还击。要是在飞行的前一阶段，他铁定不会引来大家的笑话；他们也不会想到去开他的玩笑。但是，每每在驶上最后一段航程的前夕，节日的气氛似乎就一并涌了上来。兴许是因为即将抵达 × 站点，恐惧正慢慢离开这压抑沉闷的机舱吧。

即将到达 × 站点时，离它还有多远就成了无关紧要的事。很快他们就会转弯，引擎每运转一下，他们离家就又近了好几码。这个家，无论是在北美，还是英国，或是战略空军司令部基地派遣他们去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所谓。凡是在炸弹舱内运载着两颗难以想象的炸弹，完成一场飞行任务后可以停脚歇息的地方，都算是家。

脚下的炸弹舱内就储藏惊人的爆炸力，要知道只要有五六架 B-52 轰炸机就可以完全倾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不过操纵这机器并没有让他们哥儿几个发愁。意外引爆的风险微乎其微。不过所有人在接受训练时，都曾观看过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影片，见识过当时那两颗两万吨当量原子弹的威力。此刻，他们运载的，可是一千五百万吨当量的炸弹。

有时，轰炸机里面装的并不是真正的炸弹，而是同等尺寸、形状及重量的仿制品，那样就没有什么压力可言，整个任务都会是轻松惬意的。但当飞行联队要轮换到国外的基地时，就必须装载上真正的武器了。凡是有训练项目涉及要驾驶轰炸机前往 × 站点，那便是一条铁令。这种情况下，恐惧成了舱内形影不离的伴侣。不过，他们担忧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世界。

也许因为他们尚未结婚，所以这种感受稍弱一些，但它终究存在。空军部门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每位驾驶员都加强了审查。力度之大，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每当机组队员们压力过大，或有迹象表明这样可怕的重任已经超出了人的精神承受范围时，上头就会悄无声息地将他们替换，调往其他部门任职。至少这能暂时使他们得以摆脱“用一个发射按钮掌握五百万人生杀大权”的命令，从而在这种具有治疗性质的调职中逐渐恢复正常。

在战略空军司令部所有成员的眼里，这就是事实。他们深信，自己是在保卫世界和平，也必须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倘若他们无知拙笨，一切倒会容易许多。但无知笨拙的人又怎么会开喷气式轰炸机呢？这些机员都是训练有素的高学历人才，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空军部也是倾向于选择这种类型的，即便这样意味着他们高效执行任务的次数，以及服役的时间会很有限。

安德森指挥道：“三分钟后转弯。”布朗在陀螺仪上定好航向后，所有机员都乐了。轰炸机上，一种特别的兄弟情谊正在慢慢滋长。通过几个月的相处，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心有灵犀似的默契。任何人都不用多嘴嘱咐加西亚中士去拿那两个装着咖啡的膳魔师牌热水壶了。加西亚明白，已经到了回家的时候，大家和自己一样想喝杯咖啡。他走到储物架旁，取下水壶和几个杯子，还小声吹着口哨。

正如加西亚懂得在什么时候取咖啡一样，炮手指挥官戈德史密斯中尉也清楚，是时候为自己故事的华丽登场做铺垫了。戈德史密斯是这架轰炸机上的活宝，瘦瘦小小的，生气活泼，眼睛里总闪烁着一种智慧，还具有超强的模仿天赋。他讲的从来都是一些漫长的浪漫爱情故事，既复杂又有趣。每次执行任务时，他都能掐得恰到好处，就讲一个，不多也不少。他问道：“机长，还记得我们上次去伦敦吗？”

布朗咧嘴笑了。他知道，不论自己如何回答，戈德史密斯的故事肯定和伦敦没有关系，故事应该是关于机上某个人家乡所在地的。但戈德史密斯总是喜欢拐弯抹角地切入正题，一系列的引子就像小步舞曲的开头一样，隆重但空洞。布朗回答说：“我记得咱们去过伦敦，但恐怕当时做过什么，大多都忘记了。怎么了？”

机员们留意听着。他们都能识破这样的开场秀。等到飞机转

向，加西亚就会一个一个地把咖啡传给大家，到那时戈德史密斯就会进入正题。“那么，”戈德史密斯继续问道，“你还记得，我们去过一家叫‘名流’的店吗？就是邦德街外面的那家？”

“当然。”机员们意识到，这场对话就限于布朗和戈德史密斯两人，也就是说，布朗是故事的主角。他们如坐针毡的心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

“还记得我们曾在那里遇到过一位妇人吗？”

“那里有很多妇人啊。”布朗和颜悦色地说。

“是，但这一位很特别。那身段美得呀！头发红红的，是那种真正的铜紫色。她还不时向我投来倾慕的眼神，你记得吗？”

“抱歉打断一下，”安德森插嘴道，“三十秒后转向。”

“知道了，”布朗左手前伸，准备选择自动驾驶仪上的操纵杆，“哦，那我应该还记得她。”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戈德史密斯说，不过这一次他却故意模仿起了阿拉巴马口音，布朗就是因为说话不带这种乡音，才总是被机员们打趣，“是因为她让我想起了阿拉巴马州多森的一位熟女。你们都知道这个地方，你呢，机长先生？”

机员们相互笑了笑。在接下来大约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有戈德史密斯这样的机员来解闷，这场任务的最后阶段就不会显得太漫长。几分钟后，他们就能喝到咖啡，兴许这周还能去一趟伦敦

呢。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生活可真舒服！

现在，他们几乎就快抵达 × 站点了，和往常一样，一切风平浪静。他们收到简讯，要求在 × 站点转向，不过即便指示的内容是前进发动攻击，也是要先转向的。这是战略空军司令部构想出的一种预防故障程序，以防止任何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意外攻击。除非飞行中收到进攻命令，否则绝对不能越过 × 站点一步。他们巴不得不越过去呢。

“还有十秒。”安德森说道。等飞机转向后，他就暂时无事可做了，可以选个舒服的姿势靠着，听戈德史密斯讲故事。

“噢，赫尔曼，我似乎的确在哪儿听说过。”布朗漫不经心地说，并将手指放在转弯操纵杆上。

加西亚开始拧膳魔师牌保温壶的盖子。

布朗的手指开始往下压。

突然，一阵短促的摩斯电码声响起，持续了仅十秒左右。布朗停下指间的动作，等待电讯传完。通信员梅洛中士简短地汇报：“机长，是基地发来的电报，要求飞行联队在 × 站点停留。”